



杨维云在直播间教拼音。

记者 李静 张琪

不识字的成年人

“今天我们来学复韵母ai、ei、ui……”杨维云站在黑板前，穿着黄色卫衣，脖子间系着一条粉色丝巾，与她的满头白发形成鲜明对比。

如果单听杨维云中气十足的声音，很难猜到她已经73岁。杨维云是安徽淮南人，曾在宿州市一所小学任教30年，教一年级至六年级的语文课。后来，她又做了20年幼儿园园长。退休以后，杨维云总想做些事情。

喜欢体验新鲜感的杨维云，就开始玩短视频平台。这也让她动了在网上直播教拼音的念头。“我教了一辈子语文，几十年都是和拼音打交道。”

2021年5月17日，杨维云的“喜洋洋直播课堂”开起来了。之所以叫“喜洋洋”，杨维云说，“孙子喜欢看喜羊羊动画片，我又姓杨，孙子总喊我‘喜羊羊’。”杨维云自信，这个名字一定能赢得孩子们的喜欢。然而第一堂直播课，观众只有个数。“就算只有一个学生，我也教完。”这堂课，杨维云坚持讲了两个多小时。

杨维云原本定位的受众是学龄前后的孩子，课程主要是“幼小衔接拼音教学”。但她逐渐发现，直播间里“藏着”很多不识字的成年人。“我也是偶然间发现很多不识字的成年人生活在自卑中，他们不敢去陌生地方，担心自己教不好小孩，打工看不懂老板的文字指令。”于是，杨维云的课堂任务又加了一项“成年人零基础学拼音识字”。

“很多成年人错过了上学的机会，他们才是真正要识字的群体，我想给这些成年人一个新的起点。”就这样，杨维云在直播间有了一批特殊的学生。

第一次当学生

直播间这端，杨维云写着又大又清晰的板书；直播间那端，超万人透过小小的手机屏幕在线上课。在杨维云直播间里学习的人，最年长者72岁。

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，全国不识字的成年人一共3800万。并且，这个群体里女性占比达75%。他们进入直播间，企图跨越过去几十年的障碍。

去年夏天，王玉（化名）进入杨维云的直播间。王玉当过女儿、妻子、母亲，这是她第一次当学生。在直播中，杨维云发现王玉不敢连麦，不敢说话。后来，杨维云知道，因为不认识字，王玉不会坐车，自己连娘家都回不去。王玉不敢在人前讲话，怕别人知道她不识字，就看不起她。

每天起床后，王玉就要面对“生计”和“琐事”。她要照顾生病的婆婆，再送两个孙子上学，然后带上午饭跟丈夫去打工。直到晚上回家，把孙子安顿好，把婆婆照顾好，她才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时间。这个时候，王玉就进入直播间，跟着杨维云学拼音学识字。杨维云发现她进入直播间，就会有侧重地教她。

王玉每天中午有40分钟吃饭和休息时间，每次热饭等待的时候，

3岁奶奶教成年人学拼音学认字

她的直播间藏着上万成年人的秘密

退休后的杨维云在手机前摆好黑板，开始了“直播生涯”。

在她的直播间里，她既不唱跳，也不带货，而是教人学拼音、学识字。教拼音是杨维云过去50年最熟悉的事情，不同的是，她现在面对的学生大多是成年人。这个直播间，“藏着”很多成年人的秘密，也成为满足他们识字的出口。通过这样特别的课堂，有人学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有人找到了工作。

她就匆匆进入直播间，把前一天学习的内容读给杨维云听。

“像王玉这样的学生有很多，大家需要我。”中午吃饭的时候，老伴儿喊杨维云吃饭，她却总是迟迟不下播。杨维云知道，大部分成年学生都是挤出时间来上课。她坚持早上八点半和晚上八点半开两场直播，最晚的时候，杨维云播到接近夜里零点。

自尊心

从教50年，杨维云教过很多孩子启蒙识字，但她发现，成年人学拼音学识字却要远比想象中难得多。有些成年人会偷偷进入直播间学习。杨维云明白他们难以启齿的原因，“我们要保护他们的自尊心，给他们练习的空间。”

张梅（化名）是杨维云的学生之一。她出生在农村，没上过学，每天跟麦子、玉米打交道。结婚后，张梅跟着丈夫到城市打工。张梅的城市生活并不顺畅。她带着二宝上幼儿园，老师让她填写一个表格。张梅说，自己不会写字。老师写好后，让她照着誊写下来，结果她把名字填在了孩子姓名那一栏。张梅的脸羞得通红。学校老师布置作业或者发布通知，张梅总是用手机拍下来，等丈夫下班才能告诉孩子。为了避免尴尬，张梅很少与别人交流，她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。

张梅一有时间就进入杨维云的直播间听课，杨维云看到她，就会跟她连麦，带她跟读。张梅也从不敢说、不会说，到现在只要是注音版的字，就能准确读出。张梅告诉杨维云，她学会了写自己的名字，还找到了工作。

希望看到学生毕业

“直播间里的学生比较特殊，他们各有各的要求。”尽管有着50年教学经验，杨维云在下播后还是会仔仔细细备课。“我琢磨着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他们学会，用什么样的办法让他们学会以后不容易忘记。”杨维云说。

最初杨维云不会剪辑视频，她就将手机支起来，自己在黑板前讲课，然后转回到手机后查看效果。常常需要反复录制几十遍，她才能剪出满意的视频。

直播间里，杨维云不带货，不收报名费，也不收学费。有的学生在直播间里“飘小心心”，连续“飘”两三个，杨维云的老伴儿就喊，“不要再送了”。即便身体不舒服，只要一打开直播，杨维云就像换了一种状态。杨维云说，“只要有人来，哪怕只有一个人，我就教。”

直播之外，杨维云的生活几乎没有闲时候。她每天五点半起床，跟着队伍打连厢，然后回家做直播。下午，杨维云参加腰鼓队，跟小区的姐妹一起跳广场舞，晚上继续开直播。这样的生活，让杨维云感觉自己是有用的人。在杨维云的视频账号下有无数留言，她总是认真看完。“我没有念过书，现在跟着老师学，能写很多字了。”“我49岁了，现在学还来得及吗？”“我72岁都学会了。”“希望看到学生毕业。”这成了杨维云最大的愿望。

老侯火了。

作为一名车管所民警，老侯靠着讲课火了。准确地说，他靠的是脱口秀式的交通安全教育课。普通话、济南话、英语，甚至日语和法语，都是老侯课堂上的常见语言。老侯在课堂上反复提及的一句话是，“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。”他曾两次出国参加维和行动，见过太多的生死，深知生命的脆弱。

车管老侯的“安全密码”

有人说上他的课就像听一场单口相声

记者 刘云鹤 陈晨

授课十多年学员超200万

“流星在选择中下沉，太阳在选择中上升。”“A pair of invisible wings”……这段声情并茂的中英文诗朗诵，不仅赢得了一片笑声和掌声，还让老侯登上了“热搜”，被网友称为“脱口秀式安全教育”。

不少网友留言，“我五年前拿驾照时也是他讲的。”还有网友表示，“当初听他的安全教育课，两个小时居然没溜号，没觉得无聊，讲得很好！”确实，老侯的每一堂课，都是在几乎不间断的掌声和笑声中结束的。

老侯全名侯登安，生于1968年。他身材中等，头发不多，有网友觉得他长得像《乡村爱情》中的赵四，更戏称他是“维和兵王在都市之车管所赵四传奇”。

老侯现在是济南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三级高级警长，主要负责科目四考试及安全文明警示教育。从事这项工作十多年来，在现场听过老侯讲课的新手驾驶员已经超过了200万人。

老侯说，他没想到自己会火。有学员在听他讲课时，将一些片段录下来发到了网上。老侯说，是这些片段引起了一些反响。

老侯几十年的警察生涯可谓十分丰富，从警校毕业后，他在马路上站过岗，在政工科工作过，还曾两次出国维和。从2010年开始，老侯从事交通安全教育工作。从一开始一头雾水的紧张尴尬，到现如今张口就来的风趣幽默，老侯在背后下了不少功夫。



有人说听老侯上课就像听一场单口相声。

三句话就能吸引学员

“驾驶员这个群体很复杂，很特别。”老侯说，每天参加考试的学员来自五湖四海，有外国人，有农民兄弟姐妹，还有大学教授等，每个人的知识背景、法律常识、心理素质都是不同的。每天面对这个特殊的群体，老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讲课方式，能让所有人都听懂，都愿意听，这不是件容易事。

一开始讲课时，面对很多人，老侯也是紧张的。这十几年来，除了休息日，他每天都要上四五节课，一堂课一堂课的提炼和思考，老侯发现，传统的说教以及播放事故片段的宣教方式，已经没人感兴趣了。老侯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，“只要我往那里一站，三句话就要让那些低着头的人，抬起头来听我讲课。”

留心生活，观察生活，勤于思考。老侯开始自编顺口溜，创作诗歌散文，改编歌曲，不断创新形式，将交通安全的知识融入这些创新的形式中，让学员

们在欢乐的气氛中，听完一节交通安全教育课。

随着老侯讲课方式的日渐成熟，有人说上他的课像听了一场单口相声。这两年随着脱口秀的大火，又有网友认为，老侯是在进行脱口秀式的安全教育。

11月3日，面对上百名刚刚考过科目四，马上就能拿到驾照的学员们，老侯讲起了“脱口秀”：一天，他开车在路上与一辆车相遇，道路同时只允许一辆车通过。谁先过呢？这时另一名驾驶员下车来到老侯面前，撸起袖子，露出了满臂的文身，问道，“谁先走啊？”讲到这里，老侯口中的普通话忽然变成了济南话，“我一看，不就是蝎虎链子吗？”紧接着，济南话又变成了英语，“red blue green colourful”，顿时哄堂大笑。

老侯说，他看对方驾驶员的头发比自己的还要少，于是赶紧说，“我年轻，要不你先走吧。”在老侯诙谐幽默的讲述中，一个可能会发生冲突的事件，以一方让步，双方相安无事结束。老侯在课堂上最常提及的一句话是，“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。”老侯让步了，他回家的路程只耽误了一分钟，如果没人让步，双方发生冲突，可能会让双方都回不了家。

维和感受到生命的脆弱

老侯还有一段令人敬佩的经历。他曾两次出国执行维和任务。2006年，老侯通过了选拔，到加勒比海南部的海地执行维和任务。“出发时是八九月份，飞机在海地降落，舱门一打开，一股热浪袭来，烤得慌。”老侯说，在海地，他们住的是集装箱，空调

的使用时间是有限的。

为了安全，每个维和士兵都要穿着接近三十斤的防弹背心，还有配枪等，每个人身上有几十斤重装备。“热啊，别说后背了，连鞋都能浸透。”老侯说，热只是一方面，最重要的是安全。他记得到达海地的第二天早上，刚准备开会，附近就传来了枪声。老侯没想到会这么危险，当时他握着手中的笔，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“命”字。

后来老侯还去西非的利比亚执行过维和任务。在这两次的维和任务中，老侯见到了太多的生死，近距离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。可老侯又说，实际上“车祸比枪杀的人要多”。在和平的国家，每年在车祸中丧生的人太多了。很多事故，是可以避免的。这也是他目前从事的交通教育安全宣教的意义所在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于海霞 美编：继红 组版：刘淼